

前驅

— 陈 立 德



好悶啊，真是悶得透不过气来了！万先廷感到自己好像被人紧紧堵住了鼻子和嘴巴，关在一个紧閉的铁桶里，紧裹着棉被，周圍有熊熊的大火在燒烤着，使他的呼吸窒息、血液沸涌，嘴里干燥得发苦，渾身发着高烧……。他虽然想尽力地掙扎，避开那周圍大火的蒸烤，撕扯自己的衣服；可是这一切努力似乎都枉然，他总也掙不开紧裹的棉被，钻不出那大火包围着的铁桶。悶啊，他感到悶得再也忍受不住了，再继续一会，全身就要爆炸了！他用力、用力地咬着那枯干的、发着高烧的嘴唇，却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有的只是难忍的窒悶、窒悶……

一切都是模模糊糊，一切都是恍恍惚惚，万先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他看不到，也听不見，一切似乎都隔他遙远而又遙远了，有的只是热、热、难忍的悶热……

他似乎感到又在經歷那剛到广州时炎熱的折磨。那一天的情景，又模模糊糊地变成了一些不連片的回忆，在昏昏沉沉的头脑里反映出来……

可是，那些模糊的回忆，頃刻又被难忍的酷热驅开了。他

觉得，自己被迫穿着一身厚重的棉袄，在熊熊的大火中挣扎着。炎热啊，炎热，大汗如雨；他想脱下烙铁一般的厚袄，却怎地也摸不着鈕扣，他焦急、暴躁，用力地撕扯着棉袄，用力地撕扯、撕扯……可是，他觉得那双手不属于他自己了，像被焊住了似的动弹不得；他挣扎，用力地挣扎……

轰！……他感到，自己又置身在那炮火紛飞的战场上，一陣陣爆炸的热浪向他襲来。炮弹接连地爆炸，本連的弟兄們在炮火中奋勇地向前冲去，血肉飞溅，烟雾瀰漫；旁边有人倒下去，倒下去，可是冲锋的人并没有停止，他們冲过自己弟兄的尸体，連眼睛也不眨，只是更加憤怒、更加勇猛地向前冲去……

突然，他又看見了赵云亭：騎着肥壯的黑馬，軍服燙得筆挺，戴着白手套，洋洋得意地笑着：

“別以为革命也能把八字革好！告訴你，抬轎的終归是抬轎，坐轎的終归得坐轎！”

“不！”万先廷憤怒地大声道，“这一輩子，你再也不会坐到我抬的轎子了！”

頓時，赵云亭那張凹下去的元宝臉，变成了一張貪婪猙獰的狠臉，两眼閃着燐火一般的綠光，張开血紅的大嘴，露出一排白厉厉的牙齒，扑上来大声吼道：

“媽的，你这是做梦，做梦！……”

“不！”万先廷也举起拳头迎上去，迸出全力大声道，“一定能，一定，一定——！”最后那一声，像雷一般地在空中发出了长久的迴响，他感到自己全身又突然充滿神奇的力量了……

“好了，醒了，醒了！”耳边响起了一个女人的欢悅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陣忙乱的脚步声，似乎有好些人在他的身边圍攏

过来。万先廷用力睁开那双粘涩的眼睛，眼前一片蒙眬，接着，蒙眬中模糊地显出几个人影来，又慢慢地、慢慢地清晰了；他感到就像在幼年时，有人给他戴上了一副老花眼镜，要他去辨认东西，可是却什么也看不清，最后那眼镜摘掉了，一切又都是那样色泽鲜明了。万先廷看见，面前似乎围了五六个人，有男有女，有的穿着军服，有的穿着白外衣，都是那样兴奋地望着他，就像望着一个远行归来的亲人。

“好啊，老弟！”万先廷听到这声音是从那个戴眼镜穿白外衣的人嘴里发出来的。他显得很兴奋，“你的生命真是太顽强了！”他又向后道：“来点水。”

一位穿军服的姑娘，含着难以抑制的笑容，拿着一个玻璃杯，凑到万先廷那枯裂的嘴唇上。万先廷一口气把那满满一杯水喝了下去，他觉得那简直像一杯清沁的甘露，把他身体内的熾热的火焰潏灭了。他这时只是感到头还有些沉重，身体十分虚弱、疲乏，眼前又变得晕眩起来，他于是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让他好好睡一睡吧……”万先廷只模模糊糊地听到了这一句话。后来，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万先廷醒来的时候，只觉得一切都非常明亮、爽目，周围的东西也都变得十分贴近、亲切了。他有了饥饿的感觉，嘴里寡淡无味，可是全身却变得如释重负般地轻松了。他试着移动了一下身体，想坐起来……

“别动，我来了！……”一个熟悉的少女的声音说。

万先廷抬头看时，见正是那位穿军服的姑娘。她双手托着一个磁盘，匆忙地走进来。万先廷这才看清她的面容：圆圆

的臉十分白淨，一双黑眼睛很亮，剪着短短的發蓋，在兩道眉毛的正中，有一顆很端正的黑痣，她笑起來時十分天真，看來至多不過十八九歲。她走到萬先廷床前，把托盤放在床頭的方凳上，一股可口的油香和雞湯加了胡椒末的味道就鑽進了萬先廷的鼻子。

“吃飯吧。”姑娘笑着說，那口氣像是对多年生活在一起的兄弟，使萬先廷听了十分親切。“你睡得真香，整睡了一天了。”她一面說，一面向玻璃杯里倒水。

“整一天？”萬先廷吃了一驚：他睡了一整天了！這樣長的時間就睡過去了！“呃……”萬先廷望着那姑娘，不知該怎么称呼；叫小姐又不很適當，叫大姐又覺太魯莽，只好含糊地道：“請……你讓我起來。”

“你別動，讓我來！你的傷還沒動手術哩！”姑娘一面說，一面麻利地忙碌着：她把玻璃杯放到方凳上，便到床前，伸開手預備來抱起萬先廷……

萬先廷慌了——他的手又不听使喚——忙向床後移着，搖頭道：“別、別……我自己能行。……”

姑娘笑起來，笑得那樣天真，看着萬先廷道：“你还是个英雄呢，臉皮这么薄！打起仗來你还顧得讲究这个？我們这也是打仗！在這兒，你可得听我的。”

萬先廷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根，只覺兩頰發燒。她望着萬先廷的樣子，忍住笑，便托住枕头和被子把萬先廷抱起來，靠在床頭上。萬先廷這時才感到自己是這樣的虛弱無力，他感激地望着姑娘笑了。

“你是什么人？”萬先廷問。

“我是救護隊的看護。”那姑娘笑容滿面地說道，“我姓劉，

叫刘亦玲。你以后就叫我小刘好了。我知道你姓万，叫万先廷，是二营六连的代理连长。对不对？”她一面说，手里一面熟练地作事情：端着水杯给万先廷漱了口，又揭开钵盖，舀了一碗热腾腾的稀饭，又往稀饭里倒了些鸡汤，用匙子搅和着。万先廷看着她那熟练而温柔的动作，脑子里不觉浮起了大凤那亲切妩媚的形影。他想起了，还当他在少年时，有一回因为遇着暴风雨，一头黄牛滚下山坡受了伤，东家叫人痛打了他一顿。风吹雨淋，又加上毒打，他病倒了。那时，他躺在赵大叔的家里，大凤把刚煮好的稀饭给他端进屋来，十分大人气地摸摸他的额头，便欢呼雀跃地叫起来：“退烧了，退烧了！”然后，她就站在床前，端着碗，用匙子搅拌着，“呖呖”地把稀饭吹凉一些；她那双深湛而明亮的大眼，天真而温柔地望着他。不一会，她用舌头试了试凉热，便坐到床沿上，舀起一匙稀饭，送到他的嘴边……

“来，张开嘴，吃呀！”万先廷被这个清脆的声音惊醒了，只见看护小刘正舀着一匙稀饭，伸在他的嘴边；他想起刚才脑子里的幻影，不觉难为情地笑了。

“你笑什么呀？”小刘以为是在笑她了，也笑着问：“是看到我眉心中间这颗痣了吧？以前好些人也是，见了这颗痣就大惊小怪。说什么‘痣在眉心，穿银戴金’。还有的说我要在辛亥年以前，能当得上女皇帝哩！那全是封建迷信！全该打倒了！……来，吃吧……”

万先廷一面一匙一匙地吃着稀饭，一面想起了家乡和大凤。他想起了在朱亭前线的战壕里驼五哥说的话，那时炮火纷飞，神经紧张得像一根绷紧的弦，很快就把那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想起了来到株洲的大凤，她现在又在什么地

方呢？在混乱的战斗中她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吗？想到这里，他的眼前不觉又浮起了大风那一双深邃明亮的大眼和那倔强而温柔的面影……

吃过两碗稀饭，万先廷又感到全身在开始恢复力量了，只是四肢还不由自主，动弹不得。他是个时刻都难于静止的人，他不能忍受这种在别人侍候下生活的“苦刑”。他挣扎着要起来——可是又引起了一阵刺心的疼痛。这时他才想起了伤口，这可恶的伤口还紧紧地跟随着他。他想起了刚才看护小刘说的话，他的伤还没有动手术；动什么手术呢？难道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后果在等待着他吗？想到这里，他不觉心头一阵发热，恐怖和痛苦占据了他的心；可怕的倒不是他的生命和肉体，这一切当他在青龙寺的大殿里庄严地举起拳头的时候，就已经全交给党和共产主义了；他感到可怕的是，他从此再不能拿起枪杆，跟弟兄们一起到战场上去冲锋陷阵了！穷人多需要枪杆子啊。当他想起死去的父亲反抗的一生，想起祖祖辈辈先人们同样的苦难的命运时，他曾经为自己的幸福感到自豪，为自己这一辈人的责任感感到骄傲。而从此以后，他将再也不能亲身去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了……这一切，他能够想象么？不，决不！纵使剩一条腿，他也要用另一条腿支撑着去战斗；纵使只留下一条胳膊，他也要用一只胳膊拿枪去射击、拼刺！重要的是在民众最需要武装的时候，他决不能放下枪杆子！在党需要战士的时候，他决不能离开战场！想到这里，他望着正在收拾托盘的看护，性急地问：

“小刘，我什么时候能回队伍上去呢？”

小刘“噗哧”地笑了，向他道：“真有意思，你这才刚开头呢，就想着回去了！”

“剛开头？”万先廷急忙地問，“你們留我在这里干什么？你看我哪些不能上前綫？你看！”他用力地举起手臂，却像举起一副千斤重的石滾，漲紅了臉，大顆的汗珠从額上滾下来。

“哎呀，我的老天爷！你这胳膊还想要不要啊？”小刘大惊地冲上去，按下他的手臂，埋怨道：“真沒见过你这样的人，吓得別人也冒一身汗！”

“告訴我，小刘，”万先廷恳切地說，“你們为什么不让我走？”

“要走也不是这么个要法。”小刘道，“你的伤口里还有彈片，还得动手术，再……”

“那就快动吧！”万先廷道。

“瞧你說得多輕松。”小刘笑道，“‘快动吧！’身体这么坏，誰敢替你开刀？”

万先廷热烈地要求：“不，我受得住！……好小刘，你去报告医官吧，只要能让我快些回前方，随他們怎样办都行！”

小刘惊異地看着他，慌忙道：“那怎么能？身体又不比別的，也能那样随便？……”

“能，小刘！”万先廷誠懇地說，“我們身体虽是肉的，可是革命軍的精神却是鋼的！在前方北洋軍的炮彈我們都不怕，还怕你們医官手里的那把小刀子嗎？”

小刘被他說得一时答不出話来。这个十七岁的單純的少女，怀着满腔热血投入到革命軍中来，在这短短的几十天里看到了多少令人感泣的事情啊！她对于前方的弟兄們充滿了欽佩和尊敬，看着那些在戰場上身負重伤、咬着牙冒着冷汗也不叫出来的弟兄們，她真恨不得吹一口气就能替他們把伤痛完全消除啊。可是，万先廷的伤情又不比別人，他的体质亏损多

么大啊！推迟动手术是由她们的救护队长亲自决定的。这时，小刘只好安慰地说道：“万连长，这样事我们也作不了主，这要我们队长才……”

“那就请你去报告他，好不好？”万先廷恳求地望着她说。

“报告他，也不会答应的。”小刘肯定地摇头说。

她说的是实话。她知道她们队长的医术非常高深，但是也正像许多胸有成竹的医师一样，职业的需要使她们养成了超乎常人的自信和固执。他对这种请求恐怕连听都不会听的。

“不，小刘，他会答应的。”万先廷也自信地说。他的眼里闪出了那种为小刘逐渐熟悉的热烈的光芒；那双闪着纯真的热情的眼睛，就像一对能使金石为开的钻石，叫你不能不被他感动。他固执地要求道：“你去试试看。”

小刘犹疑了一下，仍然摇头道：“不用试，万连长。别的事情他都能考虑，可这样事你怎么也不能说动他的。”

“那……”万先廷似乎有些灰心，目光低黯了一下。一瞬间的迟疑后，他声音不高但却决心地说：“我找他説去。”他挣扎着就要从床上撑起来。

“哎呀，我的天！”小刘惊呼着，赶紧把他按到床上，斥责道，“你还想不想活啦？”她气急得真恨不得扬起拳头来，“你呀！”又只得无可奈何地央求道：“好，你躺着别动，我去请队长看看。”

这一动虽然已经使万先廷出了一头大汗，可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纯真的胜利的微笑。

小刘一面用不放心的目光回头看他，一面带着十分无奈的神情走出去了。

万先廷怀着感激而抱歉的心情目送她消失在門外。随着紧张的精神松弛下来，伤口的疼痛又变得剧烈起来。他用力咬住牙关。只有这时，他才觉到自己的身体多么虚弱。也许小刘說的救护队长的話是对的，他暗想。可是当他想起战场上那許多倒在自己身边的弟兄，和家乡的苦难的亲人，他又觉得自己的理由比医官們更充足、有力了。

这时，一陣刺入人心的痛楚的呻叫声，打断了万先廷的沉思。他听出这叫声是从不远的房間里傳来的。这声音使他又頓時忘記了自己的痛苦，想起那些革命弟兄們在一起时亲密的感情，想起弟兄們在火綫上的奋勇，他听这叫声真比自己的伤口疼痛还要难受百倍啊！……

正想着，小刘又匆忙地跑进房来。她兴奋得滿臉通紅，向万先廷点头道：“队长就来，就来。……”

“多謝你，好小刘。”万先廷衷心地說。

“不用多謝。等一会队长說了你，可別怪我。”

万先廷笑了。他忽然想起剛才外面的呻叫声，便問小刘：“是哪里的弟兄在叫？”

小刘沉默了一会，似乎不願意讲。可是經不住万先廷再三地問，她只好說了：“这回开刀的弟兄多，我們的麻药又快沒有了。有的手术就只好少用一些……”

“麻药快沒有了？”万先廷驚訝地說出来。

小刘把情况告訴他，原来他們从广州带出来的麻药，在碌田战斗之后就全都用光了。而派到广州和韶关去买药的人，又一时赶不回来。这回醴陵战斗，他們只好向軍部和师部的医疗队借了一些，可是这种极需的药品又不能多借。幸好打开株洲后，第一营齐营长派人送来一批药品，里头有些麻药，

这才救了战斗后的燃眉之急。而現在，就連这一点也剩下不多了。

听到这里，万先廷沉默了。他的开朗的两眼里罩上了忧郁，好一阵沒有說話。

門外傳來平穩而有节奏的皮鞋声，戴眼鏡的救护队何队长走了进来。万先廷一看见他，軍中严格的紀律使他竭力想从床上站下来。

“哎，别动、别动！”小刘急忙喊，用手按住他。

何队长走到床前，用医师們习惯的目光先审视了他一瞬，然后微笑地問：“怎么，現在就想回前方了？”

房内沉默着，万先廷似乎沒听到他的問話，沒有回答。

小刘有些着急地望着他，不知怎么回事。

“报告队长，”万先廷的两眼望着何队长，似乎剛剛从复杂的思潮中安定下来，他用商量的語气說道，“我有一个新的請求。”

“怎么？”小刘惊喜地看看他，又看了何队长一眼。

“你們开刀的时候，能不上麻药嗎？”万先廷期待地問。他似乎已經肯定地相信救护队长会答应他的要求的了。

“什么？！”小刘似乎感到駭怕地瞪大眼睛。連何队长那鎮定深沉的两眼里，也射出惊讶的光来，他好一会說不出話。随后，他才現出平靜的微笑，說道：“这我怎能回答你呢？医师的責任是救人，不是冒險。……”

“报告队长，为救人来冒險是值得的。队长，你們的麻药不多了，可是等着开刀的弟兄还很多。你把那点药留給別的弟兄吧，我的身体不是正好受不住药力嗎？”

“那是因为你現在体质太虛弱了。”何队长望着他道，“你

的伤势又严重，麻药上少了止不住痛，上多了又可能引起别的后果。要是不上麻药，……”何队长沉吟了一下，斟酌着字句，“那种痛苦，你是想都不会想到的。”

“队长，我想到过。”万先廷郑重而恳切地说，“只要你们答应，我就决不会怕！”

何队长从眼镜里透出的奇异的目光，那样惊讶地望着他。起先，他实在被万先廷的大胆提议怔住了：这种情况对有经验的医生说来也是充满危险，并且是不能允许的。如果说这话的是别一个人，如果他对这个年轻人的心情和行为还没有充足的了解，他的回答一定会是简单而决断的。但是，此刻在万先廷那热烈坚定的目光里，他看到了多少用言语难以表达的心意。他感到更加热爱和了解这个年轻人了。认真说，医生在病人面前是不大流露感情的；可是，何队长——这个多年的医生，却没法掩饰自己心中的激动了。他感到，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目标所树立的不达不止的决心、那坚韧的毅力、那充满自信的激情、那真挚的坦白和直率，竟使你没法不受到感动，并且也没法不同样地充满着坚定的毅力和自信。然而，科学又终究是科学；也许正因为医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是要用人的生命作代价，所以至今人们还没有能完全认识自己。他，何队长，在今天的医学知识和前方的简陋条件下，能够在巨大的危险中帮助这个年轻人战胜命运么？这一切似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冒险，是医生的可怕的品质；冒险，却又正是医生的最可贵的品质啊！……这一瞬间，他的内心经历了多少复杂的变化。他望着万先廷那热烈期待的目光，沉思着，慢慢地站了起来，然后低声而郑重地说道：

“好吧，万先廷同志，我答应你。”

万先廷那样快活地、孩子气地笑了，兴奋地叫道：“謝謝你，队长！”要不是小刘赶紧过来按住，他真要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了。

“小刘，馬上准备。”何队长冷靜地吩咐一声，便轉身走出去了。

小刘望着队长的背影，她还从来没有一回，看見队长这样輕易地被伤号說服过，可是今天……她轉过头来看着万先廷，那样欽佩而又叹息地搖了搖頭……

万先廷躺在几張課桌拼成的“手术台”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他的心此刻却十分安靜宁貼。尽管那难以想像的痛苦在等待着他，可是他却絲毫沒有想到这些，他的心完全被很快能回到队伍和前方的喜悅占据了；那許多亲密的弟兄的面影，那紧张艰苦然而充滿胜利欢乐的战斗生活，給了他敢于战胜一切痛苦的力量。

一股并不难聞的酒精和周圍剛消过毒的药水气味充滿了房間。医官和看护們正在隔壁那間房子里作着准备工作，可以听到喁喁的低語声，和紧张而輕悄的脚步声。

过了一会，两个看护从隔壁房間里走进来。她們都穿着白外衣、白帽，戴着大口罩。只有从眉心正中的那顆黑痣上，万先廷才分得出那个身材細挑些的是小刘；他望着她們笑了笑。

“身上都好受吧？”小刘关切地望着他問，“要是哪儿不好受，可千万别瞞着。”

“全都很好。”万先廷望着她道，“还不动手？”

“‘动手’，”小刘学着他的话道，“你说得多轻巧！这样的手术，何队长也是头一回作哩！”

那另一个看护给万先廷量了量体温，看看体温计，又摸摸他的脉搏，然后走回隔壁房间里去了。

小刘站在“手术台”前，默默地望着万先廷，目光里不知是爱抚，还是担心。

“怎么了，小刘。”万先廷向她笑道，“你不是最爱说话的么？怎么现在又不说了呢？”

“嗯……”小刘点点头，可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么？叮嘱么？告诫么？对于这样的人，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眼下这个躺在拼着的课桌上的、衰弱的年轻人，在她的心里，是一个多么威武高大的形象。这种印象是怎样产生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此刻，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她有一个奇怪而矛盾的想法：希望何队长忽然改变主意，或者因为什么耽搁下来。这样他就可以多在这里躺一些天了啊。虽然，她又真希望他立刻好起来，健壮起来；而那样他也就一定会很快离开这里了。这种想法反复在她的脑子里矛盾着、交织着。

万先廷当然不能了解小刘的心情。但是，他也看出了她脸上的强作的微笑，便亲切地问：“怎么了，小刘？又有什么事情不快活了？……”

小刘微笑地摇了摇头。停了一会，她低声地说道：

“你放心，我们不是为你担心……全都会很好的。……”她本是想安慰万先廷的，却正好泄露了她自己的心情。

万先廷笑了：他还根本没想到担心的事哩。为了安慰她，便故意拿话逗她道：“小刘，你到火线上去过吗？给我讲一讲

你头一回看見打仗的事吧！”

小刘好笑地望着他搖搖頭道：“你開口閉口總离不开打仗的事。燒得那樣狠還在想打仗，夜晚說夢話也說的是打仗。”她不觉叹了口气，半認真地望着他笑道，“你怎么就天生这样喜欢打仗呢？”

万先廷沉默下来，默默地望着她。他們的目光都停在各自的思潮里。是啊，他为什么这样地喜欢打仗，这心情是小刘所不能了解的。用什么样的語言，才能把这一切向她說得清楚呢？不，这一切是任何語言也无法說清的；可是如果她，哪怕只在他們那漫长的苦难岁月里生活一天，她也会能完全理解他渴望战斗的心情了。多少先輩用生命和鮮血傳下了这个真理：正像荒地不会白白长出庄稼；自由和土地，是只能用斗争取得的。

这时，响起了脚步声和談話声，剛才走出去的那个女看护最先走进来。接着，医官和看护們也都从隔壁房間里走进来了。何队长已經完全变了样：白衣白帽，戴一副格外大的口罩，平举着两只手。他身后还跟着三个女看护，有一个看护端着一个排列着手术器械的白瓷盘，她把瓷盘放到旁边的桌上。看护們都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何队长站在“手术台”前，望着万先廷，亲切地問：“万先廷同志，你还有什么請求嗎？”

万先廷搖搖頭，又忽然問：“你动手的时候，我能够听别人念点书嗎？”

何队长笑了，会心地点点头，又問：“你想听什么书好？”

“什么都行。”万先廷似乎怕麻煩他們似的，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要是找得到，就給我念一段‘大鬧野猪林’吧。……”

何队长立刻轉向小刘道：“快去，借一本《水滸傳》来。”

小刘点点头，急忙轉身跑出去了。

一个男看护提了一盞燃着的大汽灯进来。汽灯呼呼地响，发出白色耀眼的光芒。他們用绳子挂在了“手术台”的上方。万先廷感到了那灯光发出来的热力。

“好，我們开始吧。”何队长向万先廷道，“要是疼得厉害，就叫一声。我們可以停一会。”

万先廷默默点点头，他的目光中說出：“別担心我，队长。你只管动手吧！”

头前的一个看护要用白布蒙住万先廷的脸，万先廷微笑地摇摇头，似乎是問：“能不要嗎？”

何队长笑了，示意看护把白布拿开。另一边的那个看护接着按住了万先廷沒受伤的右臂……

手术开始了。

房間里是这样的靜。只有急促的喘息声、刀剪交換的輕微金屬碰击声、汽灯发出的呼呼声。一切緊張而有規律地进行着。如果有人要我举出一个极度准确而迅速的协同的例子，那我便会毫不犹豫地举出手术室里医生和看护的关系了。那是一场怎样的生与死的搏斗、血与肉的冲击！生命在經受着严重的考驗……

万先廷的脸色变得蜡黄，大顆的汗珠在他脸上滚动着。当最先何队长用鑷子揭开那凝結在伤口上的紗布时，尽管像在撕揭着肉皮，可是他还忍受得住；接着，像一把尖刀刺进了胸膛，剧烈的疼痛似乎一下便钻进了骨髓，而且繼續加深着、扩展着；他紧紧咬住牙关，握紧拳头，身子像畏惧寒冷似地竭力向一块收縮……他的脑子里还很清醒，一个坚定的信念鼓